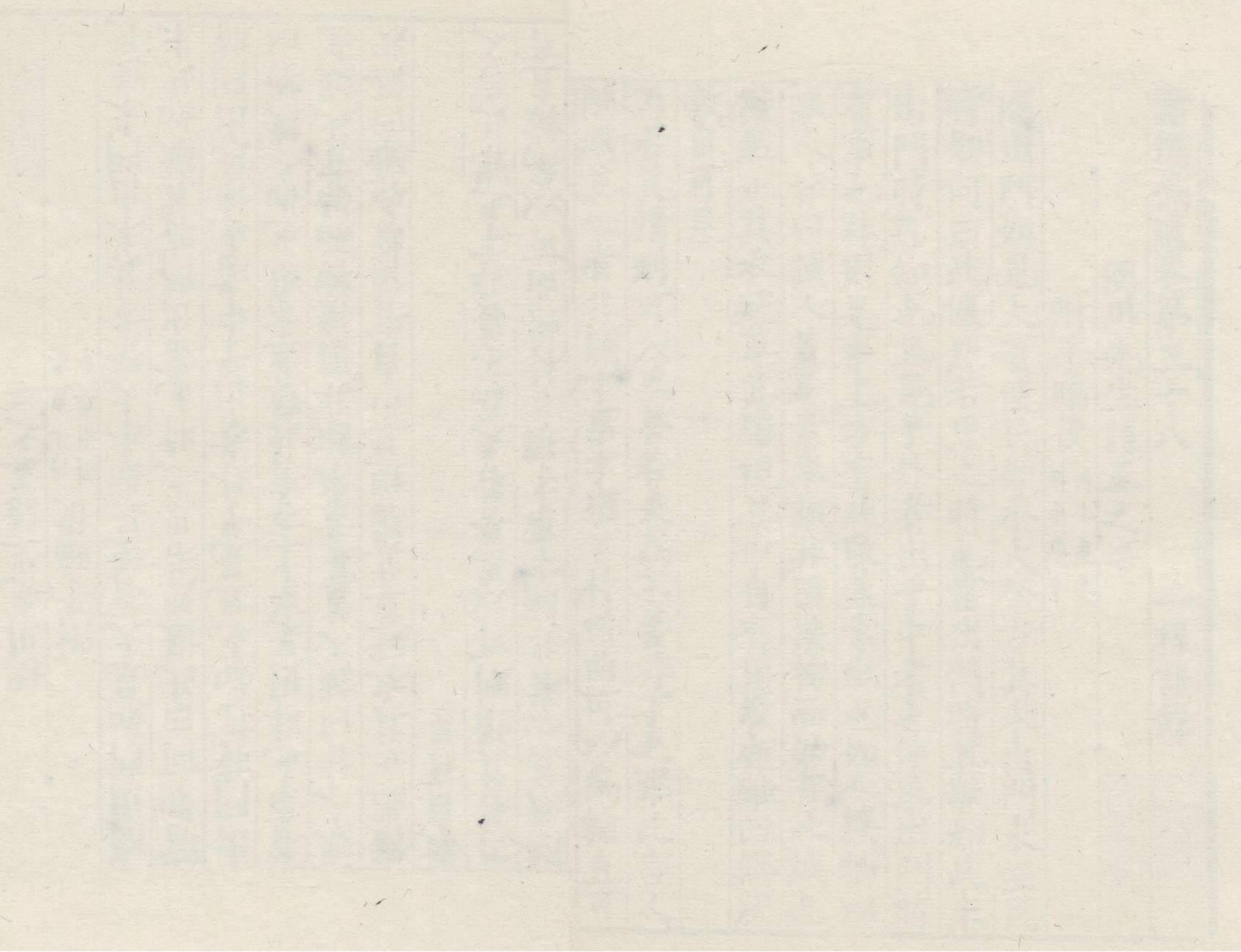


契丹國志

二



太宗嗣聖皇帝下

乙巳

會同九年昔開運春正月遼師至邢洛磁三州至於洛

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遼主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

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東薪於木而焚之時

晉出帝病不能征遣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皇甫遇悉

兵陳于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

超將數千騎前覘至鄴都遇遼師數萬遇等且戰且卻

至榆林店遼師大至二將死戰自午至未自餘合殺傷

甚衆日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安審琦即引騎兵出

遼師自相驚曰晉軍乘至矣遂引兵退時遼帝在邯鄲

聞之即時北去二月遼發羸兵驢牛羊過祁州城下

晉刺史沈斌出兵擊之遼以精兵奪其門州兵不得還

趙延壽引兵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

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帥大羊以殘父

母之邦不自愧耻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尽寧為

國家死耳終不効公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三月遼

師還軍南下晉都排陣使符彥卿等來擊遼師敗走

夏四月晉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遼泰州降之取蒲

城獲遼二千人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遼帝還

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八萬餘騎南向計來夕當

至威等懼退至陽城遼師大至晉師與戰逐北十餘里

遼師踰白溝而去晉師結陣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

遼晉
兵合戰
遼兵敗

神刺
史沈斌
守節自
殺



之數重守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
馬俱渴掘井輒崩至曙風甚遼帝坐奚車中命鉄鷄四
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兵又順風縱火揚
塵以助其勢諸將憤怒皆願出一戰符彥卿等引精騎
出西門諸將繼至遼師卻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
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遼師號呼聲動天地大敗而走
勢如崩山至幽州散兵稍集帝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
百諸軍引歸出帝亦還大梁 六月晉遣使如遼 遼
連歲入侵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人畜多死國人厭
苦之述律太后謂帝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
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為漢帝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后曰
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所不及又謂群

丹卷二十一

下曰漢兒何得一餉眠自古但聞漢和番不聞番和漢
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 晉桑維翰屢勸出帝

復請和以紓國患遣供奉官張徽奉表稱臣詣遼謝過

帝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

和出帝以遼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帝入大梁謂李

崧等曰向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八月朔日食

會同十年 晉開運二年 春二月朔日食 夏四月晉定州指

揮使孫方簡叛降 六月遼攻定州晉遣李守貞為都

部署將兵禦之 八月晉張彥澤敗遼師於定州北

冬十月晉遣杜威李守貞將兵攻遼 十一月晉師杜

威李守貞會兵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

進聞遼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

騎追至漢璋敗死威等遂引兵而南 十二月遼師大
 舉入攻趨怕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張彥澤時
 在怕州引兵會之言遼兵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趨怕州
 以彥澤為前鋒與遼兵夾澤沱而軍遼兵恐晉軍渡河
 與怕州合勢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計遂不
 去 磁州刺史李穀說杜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怕
 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
 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
 入表裏合勢逃遁必矣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亦為不
 可遣李穀出督懷孟軍糧遼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
 蕭翰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採者遇
 之悉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遼師之盛又獲晉民皆黥
 其面曰奉勅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
 潰 李穀密奏出帝且言遼兵危急之勢請幸滑州及
 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奔衝杜威亦奏請益兵晉詔悉
 發守宮禁者數百人赴之 威又遣使告急還為遼兵
 所獲自是出帝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開封府尹桑維
 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出帝方在苑中調鷹雉
 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
 不血食矣

胡文定公曰

史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

言讀之者皆有遺恨以愚度之維翰非有他策不
 過勸帝稱臣謝過割關南以增賂耳此可以救目
 前之危終不足以弭異日之禍蓋與夷狄共事勢

均力敵猶且見圖况為之下乎

晉出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 晉奉國都指揮使王清戰死 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等謀降威潛遣腹心詣遼邀求重賞遼帝給云許以中國與之為帝威喜遂定降計召諸將出降表使署名乃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踊躍決為一戰及告以出降令其釋甲軍士大哭聲振原野 遼帝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亦以赭袍衣杜威其實皆戲之耳 威引遼帝至恒州城下順國節度使王周降 帝引兵南向自易定趣恒州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以通事傳任兇為都監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帝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何面目復南行至平棘遂扼吭而死

胡文定公曰

五代史稱杜重威召諸將示以降表

皇甫遇等愕然不能對遂以次署名麾其下解甲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歐陽子譏之曰使遇奮然攘袂而起殺杜威于坐上雖不幸而不免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僥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遇一人爾如晉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節士也其相去遠矣尚論取予可不慎哉

是月張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晉出帝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明日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出帝於宮中起火自携

劔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嬖臣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遼帝與太后書慰撫之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及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遣男延煦延寶奉國寶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晉室皇太后李氏妾傳住兒入宣遼帝遣解里命出帝脫黃袍衣素服再拜受宣曰孫無憂管取一喫飯爰又詰以所獻傳國寶非真出帝奏頃唐潞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此先帝所為群臣佞知乃止有司欲使銜璧牽羊大臣輿襯迎於郊外遼帝曰吾遣奇兵取太梁非受降也不許又詔晉文武群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出帝使人召彥澤彥澤笑而不答且召桑維翰景延廣或勸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出帝命召之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李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切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彥澤縱兵大掠二日都城為之一空彥澤自謂有功於遼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彥澤迫迂出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帝與太后皇后有輿當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彥澤悉輦以歸私第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出帝內外不通所上遼表章皆先

示彥澤乃敢遣使取內庫帛主者不與曰非帝之物也

求酒於李松松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

有不測之虞所以不敢進欲見李彥韜彥韜亦不往出

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

帝初渡河出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遼帝報曰天

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乃止 晉皇子延

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有美色彥澤使人劫取之 彥澤

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帝云其自經帝命厚撫其家高

行周符彥卿皆詣降帝以陽城之敗責之彥卿曰臣當

時惟知為晉王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帝笑而釋之 帝

又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見帝於封丘帝責之曰

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

相辨證榮出衣襟所藏書乃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

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帝叱鎖之後命押送歸本國宿陳

橋夜分扼吭而死

會同十一年 晉開運四年是歲晉亡二月刻 春正月

朔晉文武百官遙辭帝於都城比素服紗帽迎降俯伏路側請

罪帝命起改服撫諭之出帝太后迎於封丘門外帝辭

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延勳以兵守之是時雨雪

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

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邪僧辭以遼帝之意難測

不敢獻食出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 帝初入門民皆

驚走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

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

野史考

而後入晉宮中嬪妃逆謁皆不顧日暮復出屯於赤崗
執楊承勳責其劫父楊光遠叛而食之 先是張彥
澤與閻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其叔父及弟而
去後帝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而鎖之高勳與百姓亦
爭投牒疏其惡乃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
孫皆經杖哭隨詬罵以杖朴之彥澤悅首無一言行至
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命割其心祭死者市人爭
破其腦取髓啗其肉而食之

胡文定公曰以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廣也
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
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帝初入宮諸門皆用兵守衛際大於門以竿懸羊皮於

丹表云

七

中國百官皆如舊制

諸鎮上表稱臣

帝為負義侯

庭為厭勝法謂晉群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
賦省役天下太平矣改服中國百官皆如舊制以李崧
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馮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祇候及
分遣使詔賜晉之藩鎮藩鎮大臣爭上表稱臣惟彰義
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拒遼而雄武節度使何重建以
秦階成州降蜀 帝悉收晉降卒鎧仗貯邠州驅馬歸
北國以胡騎擁降卒而納之河流趙延壽勸分以成邊
由是得免散遣還營 遼降山帝為光祿大夫檢校太
尉封負義侯遷於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帝使人謂太后曰
吾聞爾子重貴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
行太后荅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
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

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后皇弟重霄子延照延寶舉族
從晉侯而北以宮女五十宦者二十東西班五十醫官
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二儀鸞司三六軍士二十
人從衛以騎兵二百又遣趙瑩馮玉李彦韜與之俱所
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傍父老爭持
羊酒為獻衛兵擁隔不得使見皆涕泣而去舊臣亦無
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傾貲以獻晉侯
至中度橋見杜威寒嘆曰天平我家何負於汝為此賊
所破慟哭而去 帝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趙延
壽請給上國兵食帝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
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
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 晉北面行營

都統劉知遠遣客將王峻奉表稱臣帝賜詔褒美親加
兕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拐胡法以優禮大臣
如漢賜几杖之比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
唐主遣使賀帝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帝不從
二月朔帝冠通天冠絳紗袍執大圭視朝華人皆法服北
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百官朝賀帝問百官曰中國之
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何如皆曰夷夏之心皆
願推戴皇帝於是下制以晉國稱大遼大赦天下 燕
王趙延壽以遼帝負約心常怏怏乞為皇太子帝曰吾
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為燕王用者吾亦割也
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燕王豈得為之因令延
壽遷官張礪奏擬為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

劉知遠稱帝

中外諸軍事帝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自言未忍改晉國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為遼國括率錢帛者皆罷之 劉知遠自將東迎晉侯至壽陽聞已經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晉侯自幽州十餘里過平州途無供給飢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衛兵迫拜太祖畫像不勝屈辱而呼曰薛超畏我不令我死馮后求毒藥欲與晉侯俱自死不果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鉄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 帝聞劉知遠即位遣耿崇美守澤潞高唐英守相州崔延勳守河陽以控阨要害 塗陽賊

并志三十一

賊帥梁暉王瓊殺遼兵 宋後石 賜手廟

帥梁暉夜遣壯士踰相州城啓關納衆殺遼兵數百擲州自稱留後 鎮寧節度使耶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率其徒千餘人圍郎五於牙城帝聞之懼遣兵救之瓊敗死帝自是無以留河南之意矣 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菓賜帝賀平晉國帝與群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 三月朔帝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胡文定公曰

衛宣公淫亂遂為狄所滅晉室三綱

絕遂召五胡之亂唐世家法不正又好結戎狄非獨當其世數困於猾夏流及五代更其傳其甚則至此而天下之亂極矣堯舜脩德而建士師三王自治而立司寇謹華夷之辨禁侵亂之階所以深

扶人理慮末流之若此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惟其凶害也

帝謂晉百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乃以汴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帝后始以蕭為姓自是遼之后族皆稱蕭氏 帝發大梁晉文武諸司諸軍吏卒從者皆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挹挹今得歸死無恨矣 夏四月遼帝攻相州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人而北留高唐英守城中遺民僅七百人而虜虜十餘萬 帝自大梁北歸行至藥城得疾崩于殺狐林國人剖其腹實以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靴喪車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汝矣 明年八月葬於木葉山 遼帝在位凡二十餘年謚曰嗣聖皇帝廟號太宗

紀異錄曰遼帝太宗在藥城病時上京西八十里

山有獵人見太宗容貌如故乘白馬追奔一白狐因射殺之獵人驚國主南征未回何忽至此因獲其死狐并箭矢國主所在不決旬而凶問至驗其日乃得疾之日驗其箭則國主南征所帶之箭失其一矣國人於其地置堂塑白狐形并箭在焉名曰白狐堂今其陵之側創置懷州是也茫茫中原紅塵暗之殺狐讖應白狐崇之斯豈天道好還而運數亦為之冥合歟

論曰太祖之興燎灰灼原矣太宗繼之承祖父遺基擅遐陬英氣遂登天寶誕受馮名然石郎之消息乃中原之大禍幽燕諸州蓋天造地設以分番漢之限誠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也石晉輕以畀之則關內之地彼扼其吭是猶飽虎狼之吻而欲其不搏且噬難矣遂乃控弦鳴鏑徑入中原斬馘華人肆其窮黷卷京洛而無敵空四海以成墟謀夫虓將卒莫敢睨而神州分裂強諸侯代起為帝亦莫之完矣

五月永康王兀欲立

契丹國志卷之三

契丹國志卷之四

世宗天授皇帝

世宗諱阮番名兀欲太祖孫東丹王突欲之子也東丹王歸唐卒於滑州太宗南入大梁兀欲駕於後求父遺骸會太宗會同十一年四月歸崩於柩城燕王趙延壽恨太宗許代中國之約即日引兵入恒州帝以領兵繼入遼諸將密議奉帝為主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饋帝與諸將同帝恨之鎮州諸門管鑰與夫倉庫出納皆帝親掌之或說延壽曰遼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滿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不決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賀大臣李崧等以遼帝之意難測乃止

會同十一年

時北漢高祖稱天福十二年

夏五月帝召趙延壽張礪

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帝妻素以兄事延壽酒數行帝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食頃帝出坐笑謂張礪等曰燕王謀反已鎖之矣諸君可無慮矣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筭子一莖許我知南

燕王

朝軍國事昨日臨崩別無遺詔燕王安得擅立邪一日

帝至待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

此即位吾以鉄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

諸臣於府署宣太宗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

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群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

丁未

不發節

太宗

太宗

太宗

太宗

位中京契丹於是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群臣受賀
更不復行喪禮歌吹之聲不絕於內是年猶稱會同帝
以太宗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
內不自安 初太祖崩於夫餘城述律殺酋長及諸將
數百人太宗復崩於境外酋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帝欲
勒兵北歸使麻谷麻谷太宗弟為中京留守以前武州刺史
高奉明為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留之獨以
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及後宮宦者教坊人自隨 述
律太后聞帝立怒曰我兒南征東討有大功業其子在
我側者當立汝父弃我走投外國乃大逆人也豈得立
逆人之子為帝乎發兵拒之帝遣偉王為前鋒相遇於
石橋太后以李彥韜為排陣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

兵敗帝幽太后於太祖墓側自稱天授皇帝以高勳為
樞密使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侮諸宰
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與兵追討故數年不暇南
征 先是述律太后徙晉侯并后于懷密州去黃龍府
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述律太后為帝
所囚晉侯與后復得還於遼陽稍有供給 將蕭翰矯
遼制命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赴恒州時許王
從益及王淑妃俱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為出翰立為
帝帥諸酋拜之淑妃泣曰吾母子卑弱如此而為諸公
所推是禍吾家也願諸公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
吾子母為意衆感其言許王遣使奉表稱臣迎北漢主
劉知遠仍出居私第 漢主入洛汴州百官奉表來迎

劉知遠
殺許王



漢主劉
知遠

漢主劉
知遠

晉侯謁
遼帝

取晉侯
宦者從
入及延
照

諭以受遼補署者皆勿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梁清宮密令殺許王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留之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平聞者泣下漢主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號曰余未忍忘晉也明年遼國改元天福

天祿元年二月廿日漢主隱帝春正月漢主知遠更名暉

乃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

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杜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秘不發

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皆斬之磔尸

于市市人爭啖其肉二月漢主第二子周王承祐立

時年十八是為隱帝初遼帝北歸至定州以孫方簡為大同

節度使方簡怨恚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

攻之不克未幾遣使降漢漢主復其舊官使扞遼國時

麻谷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奔城北去方簡自狼山帥

其衆數百還擄定州於是晉末州縣陷遼者皆復為漢

有矣麻谷歸至其國帝責其失守麻谷不服曰朝廷徵

漢官致亂爾帝鳩殺之四月帝至遼陽晉侯白衣紗

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帝令晉侯以常服見侯伏

地而泣自陳過咎帝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帳

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

餌為遺五月帝上陘取晉侯所從宦者十五人東西

班十五人及皇子延昭而去帝有妻兄禪奴利聞晉

侯有女未嫁求之乃辭以幼後數日帝遣騎取之以賜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郭允明 式隱帝

太后廢 劉贊 湘陰公

譚奴利 六月朔日食 陞北地尤高涼北人常以五
月上陞避暑八月下陞至八月帝下陞太后自馳至霸
州謁帝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為生許之帝以太
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

天祿二年北漢乾春二月徙晉侯太后于建州中途安
太妃卒遺令晉侯焚骨為灰南向賜之庶幾遺魂得反
中國也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
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餘頃侯
遣從者耕以給食頃之太宗之子述律王遣騎取晉侯

寵姬趙氏聶氏而去 夏四月太白晝見 六月朔日
食 冬十月遼攻河北漢遣郭威督諸將禦之

天祿三年漢乾祐秋八月故晉李太后病無醫藥常仰

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疾嗔謂
晉侯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
是月后卒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遼來者云晉主及皇
后諸子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 十一

月朔日食 漢郭威反隱帝出奔至趙村追兵已至隱
帝下馬入民家為郭允明所弒時冬十一月也 郭威

等帥百官迎武寧節度使劉贊高祖弟為主 十二月
郭威攻遼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

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
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推立為帝威乃上太后牋

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下書撫諭大梁士民勿有憂
疑迂故主贊於外館太后誥廢贊為湘陰公

漢

郭威即

帝位國

號周

劉崇稱

帝

天祿四年北漢乾祐四年春正月漢太后下詔授郭威監國符

寶郎皇帝位國號曰周建元廣順 是月弒漢湘陰公

寶於宋州漢高祖之弟劉崇稱帝於晉陽仍用乾祐年

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

二月遼帝聞北漢主立使招討使潘聿撚遺其子劉

承鈞書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欲循晉室故事

求援帝大喜至是北漢主遣使如遼乞兵 夏四月遼

帝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

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遼致書稱姪請行冊禮帝大喜

命燕王述軋冊命北漢主為大漢神武皇帝更命曼妃

為皇后尋遣其翰林學士衛融等詣遼稱謝且請兵

九月北漢主自團柏攻周帝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

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帝強之行至新州之火神淀

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大寧王漚僧等率兵作亂弒帝

而述軋自立齊王述律太宗遜於南山諸大臣奉之以

攻述軋漚僧殺之并其族黨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曆

世宗在位凡五年崩廟號世宗葬醫巫閭山

論曰前史嘗云創業易守成難吾於世宗益信世

宗地居上嗣運屬樂推兵威不戢閩河流毒自謂

荒淫無妨而不知諸部之心離自謂專欲可成而

不知蕭牆之釁啓三十餘年血戰之基業而繼繼

承承乃若此守成之難不信然歟

燕王
作亂
弒
世宗

契丹國志卷之五

穆宗天順皇帝

穆宗諱璟番名述律後更名明太宗之長子也太
宗攻石晉入大梁留帝侍述律太后太宗於會同
十一年四月崩於藥城諸將畏述律太后殘虐遂
立世宗世宗遇弒諸將共迎帝即位改元應曆自
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
學士王得中賀即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
州帝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
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

應曆元年

周太祖郭威
黃順元年

冬十月遼遣蕭禹厥將奚遼兵

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將兵二萬攻晉州三面

置寨晝夜攻之巡檢使王萬敢與都指揮使史彥超何
徽共拒之周太祖自將由澤州路與王峻奪兵救之
十二月周王峻至晉遼兵與北漢兵夜遁北漢土瘠
民貧內供軍國外奉遼幣賦役繁重民不聊生逃入周
境者衆

應曆二年

周廣順
二年

夏四月朔日食

六月遼幽州節度

使蕭海真

世宗之
妻弟

許以內附請降于周中國多事不果

從秋九月遼攻冀州為周兵所拒冬十月遼瀛莫

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四十萬口本國亦不之禁周詔

所在賑給存處之中國民被掠得歸者十五六

應曆三年

周廣順
三年

春正月遼攻定州為周將楊弘昭敗

夏六月遼張藏英降周

秋八月周太祖得風痺疾

癸丑

遼請海
真降周

庚子

遼兵伐
周

庚子

夏太祖

甲寅

周太祖
疾書詔
義無華
後

周太祖
崩書立

比漢兵
會漢兵
攻周

乙卯

丙辰

丁巳

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於是築社壇建太廟於大梁太
祖真天廟纜及一室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晉王
柴氏幼從姑長太是夕宿南郊幾不救夜分小愈
祖家遂以為子

應曆四年周世宗春正月朔周太祖祀圓丘僅能

瞻仰致敬而已以晉王榮判內外兵馬事太祖疾篤榮

王入侍屢戒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

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以紙衣歛以瓦棺壙中

無用石以甃代之工人役徒皆和崔勿以煩民葬畢募

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以守視勿以下宮置宮人

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

遺令用紙衾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苟或違吾不福

汝是月太祖崩年五十一晉王榮立是為二月北漢

主聞周太祖崩喜甚遣使詣遼請兵遼遣武定節度使

楊衮將萬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二萬會遼師趣潞

州節度使李筠領兵逆戰敗走夏五月周帝自潞州

趣晉陽至其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遼將楊衮奔歸帝

怒其無功囚之使數千騎屯忻代之間周遣符彥卿擊

之遼兵退保忻口彥卿等恃勇輕進為遼兵所敗死傷

甚眾彥卿引兵還晉陽冬十一月北漢主旻殂子承

鈞告哀于遼遼冊命為帝其事遼上表稱男遼賜詔謂

之况皇帝

應曆五年周顯德春二月朔日食

應曆六年周顯德

應曆七年周顯德冬十一月遼遣侍中崔勳將兵會北

漢同攻周 北漢遣李存瓌將兵會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還北漢主知遼不足恃而不敢遽與之絕贈送勲甚厚

應曆八年周顯德五年夏五月朔日食

應曆九年周顯德六年六月夏四月周帝自將攻遼 五月周將韓通領兵大至遼失瀛莫步豕雄霸六州其瓦

橋關建為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益津關建為霸

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皆遼之地也周帝趣幽州有

疾乃還 六月周帝立其子宗訓為梁王時年七歲是月周

帝崩年三十九諡曰世宗子梁王立 秋九月遼帝遣

其舅使於南唐中國疑憚泰州團練使荆罕儒募刺客

使殺之南唐夜宴遼使於清風驛酒酣起更衣久不返

視之則失其首矣自是遼與唐絕

應曆十年宋趙太祖即位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北邊奏遼與北

漢連兵犯邊時宋趙太祖事周為殿前檢點使周帝命

領宿衛諸將禦之次陳橋驛諸將擁立太祖為帝國號

曰宋改元建隆奉周帝為鄭王太后為周太后迁居西

京 夏五月朔日食 應曆十一年宋建隆二年夏四月朔日食

應曆十二年宋建隆三年

應曆十三年宋太祖乾德元年

應曆十四年宋乾德二年

應曆十五年宋乾德三年春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虧

應曆十六年宋乾德四年

庚午 庚午

庚午

庚午

庚午

庚午

庚午

庚午

庚午

庚午

庚午

應曆十七年宋乾德五年春三月五星聚奎夏六月朔日食

應曆十八年宋太祖開寶元年秋七月北漢主劉承鈞寢疾召

平章事郭無為執繼恩承鈞子手付以後事繼恩嗣位謚

承鈞為孝和皇帝九月北漢主繼恩自嗣位以來纔

六十餘日為郭無為所弒年繼元立亦承鈞子改元廣運

是月宋師入北漢境北漢上表于遼求援又遣將領

軍扼團栢谷為宋將李繼勳何繼筠等擊破之于銅鍋

河北漢尋復入攻大掠晉絳二州之境是時承會同

之餘威中原多事藩鎮爭強莫不求援於遼國以自存

晉陽之北漢江南之李唐使車狎至饋遺絡繹遼帝以

政昏兵弱不能應之帝體氣卑弱惡見婦人居藩時

述律太后欲為納妃帝辭以疾即位後嬪御滿前並不

一顧朝臣有言椒房虛位者皆拒而不納左右近侍房

帷供奉率皆閹人性好遊畋窮冬盛夏不廢馳騁萬機

事繁蕃漢諸臣共蒞之帝不以胥意如京東北有山曰

黑山曰赤山曰大保山山水秀絕麋鹿成群四時遊獵

不離此山瀛莫之失幽州急遞以聞帝曰三閔本漢地

今以還漢何失之有其神氣怠緩不恤國事如此逮至

末年殘忍猜忍左右小有過愆至於親手刃之數年之

間重足屏息人人虞禍會醉索食不得欲斬庖人掌膳

者恐禍及因捧食以進挾刃弑帝於黑山下帝在位凡

十九年謚曰天順皇帝廟號穆宗

論曰

英睿騰風戎馬交馳而不足耽酣愒日禍敗

淪胥而有餘太祖奮自遐陬虎視中原太宗偉度

英資蘭河拱手一何壯也一再傳之後世宗以聲
色覆以前穆宗以荒淫覆其轍介冑脫諸房帷窻
端生於肘腋一何法也本其驕心縱欲醉色遊岐
敗亡之坐如出一手豈陰山異氣之所韞抱於英
靈者至茲少歇歟不然何以若斯其昏昏也

契丹國志卷之六

景宗孝成皇帝

景宗諱明記史名賢世宗元欲子也穆宗先為帳下所弒諸將迎立帝即位號天贊以上樞密使知政事令高勳守政事令封秦王侍中蕭守真為尚書令封魏王每朝必命坐議國事納蕭守真女燕燕為皇后 先是火神從弒逆之時述軋之害世宗併及於后復求帝殺之帝時年九歲御厨尚食劉解里以糗束之藏于積薪中由是得免及即位嬰風疾多不視朝改元保寧

保寧元年宋太祖開元春二月宋太祖命曹彬等伐北漢皆皇后決之帝卧床榻間拱手而已

保寧二年宋開寶二年春二月宋太祖命曹彬等伐北漢

夏四月遼分道救北漢為宋何筠敗于陽曲又為韓重贇擊破其衆于定州境

保寧三年宋開寶三年夏四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遼騎六

萬攻定州宋太祖命田欽祚領兵一千戰于蒲城馬中流矢而踣騎士王超以馬授欽祚得免夜入保遂城遼兵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用而出

保寧四年宋開寶四年冬十月朔日食

保寧五年宋開寶五年秋九月朔日食

保寧六年宋開寶六年春正月周鄭王殂於房州謚曰恭帝

乾亨元年宋開寶七年春二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遼邊臣

卷六

保寧

宋敗遼

保寧

遼攻定州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書山柳
長三四
丈

丙子

丁丑

宋遣使

戊寅

宋遣使

宋遣使

貽宋雄州守孫全真書請和全真以聞于宋太祖許之

乾亨二年宋開宗八年春二月遼遣使聘宋 夏六月葬出

柳長三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歷輿鬼距山壁凡十一

舍八十三日乃滅 秋七月朔日食 宋初遣使通遼

乾亨三年宋開宗九年太宗即位十冬十月宋太祖崩

年五十在位十七年皇弟晉王即帝位是為太宗

乾亨四年宋太平興國二年夏四月宋葬太祖於永昌陵 遼

遣馮臚少卿耶律澈等往宋助葬宋太宗尋遣起居舍

人辛仲甫使遼右贊善大夫穆波副之時宋朝將用兵

伐北漢實倚遼為援仲甫遲留境上未敢進宋詔趣行

既至帝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

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帝頗

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帝知其

秉節不可奪厚禮遣還 冬十一月朔日食

乾亨五年宋太平興國三年

乾亨六年宋太平興國四年春二月宋太宗親征北漢 三月

遼以數萬騎援之戰于石嶺關之南為宋郭進敗 夏

四月北漢主劉繼元降宋盡廣運十三年 六月宋詔

親征發鎮州 涿州判官劉厚德以城降宋 秋七月

太宗至幽州攻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又恐

遼救兵至遂退師 先是宋師自并幸幽乘其無備帝

方獵急歸牙帳議奔幽刺以兵守松亭北岸口而已時

耶律遂寧號于越呼為舍利郎君北朝親近無厭請兵

十萬救幽州並西山薄幽陵人夜持兩炬朝舉兩旗選

精騎二萬夜從他道自宋軍南席卷而北 遼兵先守

幽州者皆脆兵弱卒見宋師之盛望風而遁又為宋師

所逼進退無計反為堅守至是于越救至宋遂退師或

勸于越襲其後于越曰受命救幽剽今得之矣遂不復

追 宋太宗欲北侵遣詔渤海王發兵相應然渤海畏

遼竟無至者遣使如渤海責問 秋九月遼攻鎮州為

宋趙延進敗

庚辰

乾亨七年宋太平興國五年冬十一月帝發兵萬餘眾進攻關

南宋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將兵禦之遼師失利 十二

月宋太宗親征至大名遼師道遂班師

辛巳

乾亨八年宋太平興國六年遼大赦 帝性仁懦雅好音律喜

醫術伶倫針灸之輩授以節鉞使相者二十餘人自幼

得疾沉痾連年四時遊獵間循故典體憊不能親跨馬

憊不能親朝

令節大朝會鬱鬱無歡或不視朝者有之耽于酒色暮

年不少休燕燕皇后蕭太后以女主臨朝國事一決於其

手大誅罰大征討蕃漢諸臣集眾共議皇后裁決報知

于帝而已易定幽燕間兩大戰烽書旁午國內惶惶帝

嬰疾不能親駕其業少衰焉 秋九月朔日食

壬午

乾亨九年宋太平興國七年春二月朔日食 夏五月遼分三

道入宋為其邊將所敗 冬十二月朔日食 是歲帝

崩謚孝成皇帝廟號景宗

論曰景宗爰在弱齡中遭多難高秋搖落理之自

然政非已出不免札雞之伺祭則寡人聽命極塗

之手其得虛尊而擁號幸矣

契丹國志卷終

契丹國志卷之七

聖宗天輔皇帝

聖宗諱隆緒景宗之長子年十二即位改元統和
尊母蕭氏為承天太后臨朝稱制凡二十七年乃
歸政于帝宋楊業之陷康保裔王繼忠之敗與夫
澶淵之役皆統和二十五年前事是時三四大戰
帝雖親履行陣力戰深入而太后實未歸政也

統和元年太平興國八年帝即位復號大契丹 春二月朔

日食

統和二年宋太宗雍熙元年

統和三年宋雍熙二年冬十二月朔日食

統和四年宋雍熙三年春正月宋曹彬等分三道攻契丹曹

彬克涿州田重進克飛狐靈丘二縣及蘇州潘美克雲

寰朔應四州宋尋命潘美楊業于雲寰朔應四州之民

于許汝間時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監軍馬碩副將何

萬通為其所擒曹彬等亦連收新城因安取涿州以糧

食不繼退師至岐溝關北契丹兵大至追及宋師大敗

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蕭太后與大臣耶律漢寧南

北皮室五神惕隱領衆十餘萬復取寰州擒宋楊業

先是宋克雲朔寰應四州命潘美楊業迂四州之

民于許汝以所部護送契丹邀擊之楊業力戰自

日中至暮手刃數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為契丹

所擒業大息曰主上遇我甚厚何面目求活於虜

中乃不食三日而死其麾下尚百餘人業慰遣之

優游大

契丹國

甲申

乙酉

丙戌

宋分三
道攻契
丹

續宋
業

子越取瀛州

丁亥

契丹攻瀛州

己丑

井

鎮星感入南斗

庚寅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無生還者

十二月契丹因獲楊業之勝乃遣耶律遜寧孛于越者以數萬騎取瀛州宋部署劉延讓來禦戰于君子館會天大寒宋師不能發弓弩契丹兵圍延讓數重無救全軍敗沒延讓以身免平州團練使賀令圖高陽關部署楊重進俱陷契丹勢益振長驅深入深祁陷易州魏博之北咸被其禍 契丹攻代州為守臣張齊賢伏兵掩擊敗走

統和五年宋雍熙四年春正月契丹攻陷深祁德易四州

統和六年宋太宗端拱元年冬十一月契丹騎大至唐河北將

攻于宋為定州都部署李繼隆與監軍李繼忠拒戰敗績 統和七年宋端拱二年秋七月彗出東井凡二十日 契丹

攻威虜軍為宋尹繼倫李繼隆敗于唐徐河間殺契丹相皮室其大將于越被傷遁走俘獲其眾自是契丹不復大入契丹之人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面避黑面大王 九月鎮星熒惑入南斗

統和八年宋太宗淳化元年

春閏月朔日食 冬十二月女真以

契丹兵隔其貢宋之路請宋攻之不許自是遂屬契丹

統和十年宋淳化三年春二月朔日食

統和十一年宋淳化四年春二月朔日食 秋八月朔日食

統和十二年宋淳化五年冬十二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統和十三年宋太宗至道元年春正月契丹自振武入攻為府

州折御卿敗于子河汭契丹兵死亡甚眾 夏四月契

丹攻雄州為守臣何承矩所敗

統和十四年宋至道二年

統和十五年宋至道三年春三月宋太宗崩

統和十六年宋真宗咸平元年春二月彗出營室北 夏五

月朔日食 冬十月朔日食

統和十七年宋咸平二年秋九月朔日食 冬十二月契丹

入攻宋宋真宗親征次于澶州為知冀州張旻敗于城

南次大名府為知府州折惟昌敗于五合川

統和十八年宋咸平三年春正月宋真宗次大名府 是年

宋定州都部署范廷召自中山來侵求援於高陽關都

部署彰國節度使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至瀛州西

南裴村而廷召後陣已與契丹師遇保裔選精銳與廷

召會日暮廷召潛師以遁保裔不之覺遲明契丹師圍

之數重保裔凡戰數十合兵盡矢窮而死契丹遂自德

棣濟河淄齊而歸

統和十九年宋咸平四年冬十月契丹攻宋為張斌敗于長

城口尋又為李繼宣敗于山谷

統和二十年宋咸平五年秋七月朔日食

統和二十一年宋咸平六年春三月契丹攻宋定宋二州行

營都部署王超鎮州桑贊高陽關周瑩逆戰于望都縣

翼日至縣南六里副部署王繼忠率麾下死戰繼忠素

銜儀服契丹識之圍數十重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

白城繼忠為契丹擒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井鬼

統和二十二年宋真宗景德元年春二月契丹侵宋為魏能敗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于長城口 秋閏月帝同母蕭太后大舉攻邊遣統軍
 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軍安順軍前鋒為魏能敗又
 攻北平寨為田敏等擊走遂東趨保州攻城不克帝與
 蕭后合兵攻定州宋將王超按兵不出陣于唐河拒之
 契丹兵東駐陽城淀又分兵圍嵐岢軍為守臣賈宗擊
 走 冬十月攻瀛州為守臣李延渥敗死者二萬餘人
 傷首倍之乃解去 契丹往宋議和宋遣崇儀副使曹
 利用使軍前定約 先是望都戰時契丹獲去王繼忠
 後稍親用授之以官繼忠乘間言和好之利時太后年
 老頗有厭兵雖大舉深入亦納其說復遣小校李昊等
 四人持信箭以繼忠書詣宋莫州部署石普奏諸宋朝
 真宗遂手詔諭繼忠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至是始遣

契丹與宋利

契丹與宋議和

曹利用來 契丹自瀛州去衆三十萬復欲乘虛抵貝
 冀天雄宋之天雄軍聞契丹師將至闔城惶遽伏發天
 雄兵不能進退得還者什三四契丹師遂陷德清知軍
 尚食使張旦及胡福等死者十四人 契丹既陷德清
 率衆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宋李繼隆等整軍
 成列出禦示統軍順國王撻覽為床子弩所傷中額而墮
 契丹師大挫退卻不敢動 十一月宋真宗親駕澶淵是
 時曹利用之書已通契丹尋遣左飛龍使韓杞持國書
 偕至南朝跪授書函復以閔南為請宋帝曰所言歸地
 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耳實念河北居人重有
 勞擾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誓書不
 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茲事可也利用一再

往返乃許歲遺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兩議遂定契
丹且請以兄禮事之乃命李繼昌齎國書與姚東之俱
往契丹遣丁振奉誓書之宋遂退師自是不復侵遼矣
宋真宗車駕至澶州將止寇準固請渡河高繼德
麾衛士進輦至浮橋變執搦策輦夫輩令亟行既
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
十里契丹相視怖駭 初曹利用議和面請宋帝
歲賂金帛之數宋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
準召語之曰雖有勅旨汝所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
十萬將斬汝矣利用至契丹果亦如數成約而還
兩議既定尋即退師

十二月朔日食宋真宗至自澶州

統和二十二年 宋景德二年 春二月宋遣孫僅使契丹賀國

母生辰 秋八月有星孛于紫微

統和二十四年 宋景德三年

統和二十五年 宋景德四年 夏五月朔日食

統和二十六年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

統和二十七年 宋大中祥符二年

統和二十八年 宋大中祥符三年 夏六月契丹遣使往宋告糴

宋詔雄州出粟二萬石賤價賑之 冬十一月契丹伐

高麗國高麗與女真合兵拒之契丹兵敗

統和二十九年 宋大中祥符四年

統和三十年 宋大中祥符五年 秋八月朔日食

開泰元年 統和二十一年 是年契丹以幽州為

己

庚

辛

壬

癸

甲

乙

丙

丁

戊

折津府 冬十二月朔日食

開泰二年 宋大中祥符七年

開泰三年 宋大中祥符八年 夏六月朔日食

開泰四年 宋大中祥符九年

開泰五年 宋真宗天禧元年

開泰六年 宋天禧二年 夏六月彗出北斗

開泰七年 宋天禧三年 春二月朔日食

開泰八年 宋天禧四年

開泰九年 宋天禧五年 秋七月朔日食

太平元年 開泰九年改元 春二月宋真宗崩子仁宗

立

太平二年 宋仁宗天聖元年

太平三年 宋天聖二年

太平四年 宋天聖三年

太平五年 宋天聖四年 冬十月朔日食

太平六年 宋天聖五年 冬十二月宋龍圖待制孔道輔使契

丹有優人以文宣為戲道輔慨然徑出契丹主客者邀

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

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

何謝契丹君臣嘿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

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自是中國使至不敢侮之

道輔孔子四十五代孫也

太平七年 宋天聖六年 春三月朔日食 夏四月有星大如

斗聲如雷自比流于西南光燭天下尾長數丈久之散

庚

辛

壬

癸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星大如
斗聲如

為蒼白雲

太平八年

宋大聖七年

春三月契丹饑流民之宋境上宋仁

宗曰皆吾赤子也可不賑救之詔給以唐鄧州間田仍

令所過州縣給食 秋八月朔日食

太平九年

宋人聖八年

先是后未歸政前帝已長立每事拱

手或府庫中需一物必詰其所用賜及文武僚庶者允

之不然不與 帝既不預朝政縱心弋獵左右狎邪與

帝為笑譖者太后知之重行杖責帝亦不免詬問御服

御馬皆太后檢校焉或言嬪護帝太后信之必庭辱帝

每承順畧無怨辭好讀唐貞觀事要至太宗明皇實錄

則欽伏故御名連明皇諱上一字又親以契丹字譯白

居易諷諫集詔畚臣等讀之嘗云五百年來中國之英

主遠則唐太宗次則後唐明宗近則今宋太祖太宗也

或諸道貢進珍奇一無所取皆讓其弟親政後方一月

太后暴崩帝哀毀骨立哭必嘔血畚漢群臣上言山陵

已畢宜改元帝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

也群臣曰古之帝王以日易月宜法古制帝曰吾契丹

主也寧違古制不為不孝之人終制三年 丞相耶律

隆運本漢人姓韓名德讓太后有辟陽侯之幸賜姓耶

律改名隆運尋拜大丞相封晉王景宗崩太后臨朝隆

運私事之是時太后年方二十諸子尚幼外立親援雄

傑用立帝登大寶曰隆運力也帝念其功父事之隆運

薨帝為制服其終始眷遇如此帝性英辨多謀神武冠

一矢連
一箭貫
三鹿

宋真宗
崩禮使
張

此後貽
書宋朝
皇后

謹其
宗

絕遊獵時曾過二虎方逆帝策馬馳之發矢連殫其二
虎又曾一箭貫三鹿時湖州武卒人劉二撥獻射二虎為
至於道釋二教皆洞其旨律呂音聲特所精徹承平日
久群方無事縱酒作樂無有虛日與番漢臣下飲會皆
連書夏復盡夫巾幘促帶造膝而坐或自歌舞或命后
妃已下彈琵琶送酒又喜吟詩出題詔宰相已下賦詩
詩成進御一一讀之優者賜金帶又御製曲百餘首幸
諸臣私第為會時謂之迎駕燕權而罷刑賞信必無有僭
差撫柔諸番咸有恩信脩睦宋朝人使饋送躬親檢校
時黃河暴漲溺會同驛帝親擇夷垣地復創一驛每半
信使入境先取宋朝登科記驗其等甲高低及第年月
其賜眷物則密令人體探 宋真宗上仙薛貽鄭報哀

宋真宗

宋真宗

入境幽州急逝先聞帝不俟貽鄭至闕集番漢大臣舉
哀后妃已下皆為沾涕因謂宰相呂德懋曰吾與兄皇
未結好前征伐各有勝負洎約兄弟二十餘年兄皇昇
遐况與吾同月生年大兩歲吾又得幾多時也因又泣
復曰吾聞姪帝即仁宗聖年尚幼必不知兄皇分義恐
為臣下所聞與吾違約矣後貽鄭至闕達宋帝聖意喜謂
后曰吾觀姪帝來意必不失兄皇之誓後謂呂德懋曰
晉高祖承嗣聖爺即聖宗也之力深矣少主登位
便背盟約皆臣下所惑今姪帝必敦篤悠久矣又謂后
曰汝可先貽書與南朝太后備述妯娌之媛人使往來
各傳南朝 又詔燕京懌忠寺特置真宗御靈建資福
道場百日而罷後詔沿邊州軍不得作樂後因御宴有

慶兒公
事依南
朝法更

契丹主
廟

教坊都知格守樂名格子眼轉充色長因取新譜宣讀
 帝欲更遷一官見本名正犯真宗諱因怒曰汝充教坊
 首領豈不知我兄皇諱字遂以筆抹其宣而止燕京僧
 錄亦犯真宗諱勅更名圓融尋下令國中應内外文武
 百僚僧道軍人百姓等犯真宗諱者悉令改之 詔漢
 兒公事皆湏體問南朝法度行事不得造次舉止其欽
 重宋朝百餘事皆此類也末年染消渴病多已諱稱說
 死亡之人雖帝之父母尊號亦不得言之病亟乃驛召
 東平王蕭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赴闕始以輔立之事
 而委之次以不得失宋朝之信誓而厲之又厲子宗真
 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為嗣我死汝子
 母切毋殺之 六月三日崩於上京東北三百里大斧
 河之行帳年六十一在位通太后臨朝凡四十九年葬
 上京西北二百里赤山謚曰天輔皇帝廟號聖宗

論曰聖宗挺寬仁之姿表夙成之質年方幼冲母
 后侵政事歸當璧元輔專功澶淵之深入蓋其母
 后與權臣之謀非聖宗本意也眷遇功臣終始如
 一慈孝之性本自天然亦守成之令主云



